

历史文化的 全息图像

Lishi Wenhua de Quanzi Tuxiang

论红楼梦

Lun Hongloumeng

李劫◎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在这个流行伪知识和本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本罕见的由一个真正的学者写就的有思想创造力、真知灼见并且充满激情的著作。

—— 李劫

广阔的历史视野，极端的人文激情，不羁的理论想像力，颠覆和建设的绝妙对称，使李劫在当代思想文化批判中独树一帜。

—— 陈平原、陈晖

他总是率性而为，不计物议。不新鲜的见解，他是不屑于发表的；不愉快的文章，他是不屑于写的；不能给他自在与快乐体验的学问，他是不屑于做的。也许这个比喻未必妥贴，但我确实想说，他是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界一个马拉多纳式的人物。

—— 钱理群

李劫对《红楼梦》有很深的缘份，有较高的哲学美学素养，熟知现代文化，而他恰恰又是红学“圈外人”，这就使他有可能对红楼梦研究做点有趣的事情。

—— 曹文轩、曹庆庆

上架建议：红学，文学，文化，学术

ISBN 7-80225-003-X



9 787802 250031 >

ISBN 7-80225-003-X

定价：5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 / 李劫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

ISBN 7-80225-003-X

I. 论... II. 李... III.《红楼梦》研究

IV.J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896 号

论红楼梦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

李劫 / 著

策划编辑：白 沙

责任编辑：于九涛

责任印刷：韦 舰

装帧设计：纸上建筑设计室 010-87034999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 政 编 码：100005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 - m a i l：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5.25(全彩)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06年2月第一版

200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论红楼梦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

李 劼◎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Contents

自序 / 5

绪论 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 / 13

第一章 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 / 29

第二章 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 / 49

第三章 叙述阅读：自然无为的太极章法 / 67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 / 85

第五章 名词的垂直联想和回目的对比设计 / 117

第六章 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 / 135

第七章 贾宝玉的死亡准备 / 157

Contents

- 第八章 林黛玉的爱情期待 / 173
- 第九章 薛宝钗的生存策略 / 191
- 第十章 补天者的意兴阑珊 / 213
- 第十一章 老祖宗的牌桌阴影 / 239
- 第十二章 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 / 259
- 第十三章 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 / 299
- 第十四章 深度空间和意象建筑 / 331
- 第十五章 文化皈依和美学革命 / 357
- 后记 / 401

自序

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易经》，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易经》，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在阐释上却惟有望洋兴叹而已。所幸的是，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份；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

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如我等凡夫俗子无以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吧。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在我去年写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似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的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

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是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说中国历史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整个历史文化也确实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两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两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下来。及至当今重新陷入毁灭性的境地时，我想还会度此一劫的。但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尽管救亡一说，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终总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说法表述身

製燈謎賈政
悲歡話

寶玉

寶玉

賈政

了環

雙玉



处沮丧年代的心情。在《圣经》中，上帝用洪水解决了人类的堕落。但如今上帝何在？也会诉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弹之类核武器的发明是否意味着上帝之于人类的第二次惩罚？……也许等到答案降落时，人们都来不及“哎哟”一声。至于诺亚方舟的启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诉诸文化空间的重新构建。尽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争相满足物质欲望，但真正能够发泄物欲的机会还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好比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集会欢呼，等到事过境迁，人们才会发现空空荡荡，并且为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愚昧的民众总是乐于成全权杖的魔术，十分自觉地投身一次次虚假的历史游戏。他们实在应该时时重温《好了歌》的告诫，以便保持一种做人的清醒。

《红楼梦》的阐释作为一种研究，其置身的领域已经相当不堪，浊气熏人。好在我从来不曾相信过那些鬼头鬼脑的说法。为自己的解读在心灵上留出了一片纯粹余地。即便我的阐释毫无价值，我也为那样一片纯粹而感到骄傲。从研究毛泽东现象到阐释《红楼梦》，在我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站在新的基点上，不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许这种感受不无孤寒，但至少使我获得了一种学术方向。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络；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正身处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当黑夜黑到深处时，黎明也就开始了。

是为自序。

1993年8月4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照鳳艷妝



绪 论

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

面对一部煌煌《红楼梦》，每每陡生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这部伟大的巨著不仅具有《圣经》意味，而且具有莎士比亚的丰富性，并且还具卡夫卡那样的深度。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此乃命运之作，而就其所属的民族文化而言，她则是该文化的一个精灵。人们过去虽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她之于中国历史的终结意味，但却很少领略她之于中国历史的开天辟地界分性质，也即是说，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在世界文化的横向座标上发现《红楼梦》的文化命运之意味一样，人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纵向座标上领略这部巨著的神灵所在。

或许是为考据学或政治学的目光所囿，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集中在作者身世或当时社会背景之类的界域中理解《红楼梦》，从而将小说开宗明义所叙述的神话故事当作一段无关紧要的开场白忽略之。殊不知，恰恰是这几段有关石头故事的文字，蕴含了小说《圣经》般的深意。因为《红楼梦》的另一个题名就是《石头记》，此外，还叫《情僧录》，这三个题名分别揭示了解读该小说的三个关键点：梦、石、情；而所谓石者，灵也，那块宝玉不叫通石宝玉而叫通灵宝玉。以往所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如王国维者，虽然成功地以悲剧说解说了小说的梦意和情境，但还没能进一步领略小说的灵性。至于其余的论者，更是等而下之。论说《红楼梦》一如鲁迅所言，弄不好就会钻进去成为一个角色。其中，冷子兴式的考据者有之，刘姥姥式的阶级论有之，丫环佣人间的闲言碎语式的穿凿附会以换取红学家或红学教授之头衔者有之，如此等等。惟有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才具备了与作者对话的思想素养和审美境界。扎扎实实的考证固然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但在《红楼梦》的阅读面前，研究者更需具备的乃是悟性和灵气。

按照《红楼梦》开篇有关石头的叙说以及小说所展现的恢宏气势，其文化和历史的气脉不是出自《二十四史》，也不是缘自孔孟老庄，而是直承《山海经》所记载的远古传说，女娲补天，开辟鸿蒙。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文化精灵的话，那么其灵气则源自最为原始的混沌时代。这样一个灵魂所系的不是